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E4.1/tCCe II
总登记号	91118

古代音乐论著译注小丛书

# 乐记

吉联抗译注

音乐出版社

古代音乐論著譯注小丛书

# 樂記

吉 联 抗 譯注  
阴 法 魯 校訂

音 乐 出 版 社

北 京

本书初版原名《乐記譯注》，现为考虑陸續將我国古代比較重要的音乐論著加以譯注出版，編成一套小丛书，故改名为“古代音乐論著譯注小丛书”《乐記》。

音乐出版社

1962.4.

古代音乐論著譯注小丛书

樂 記

吉 联 抗 譯注

阴 法 魯 校訂

\*

音乐出版社出版(北京和平門外西琉璃厂 17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63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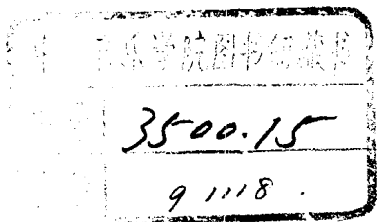
787×1092 毫米 32 开 2 印张 65 千文字

1958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2 年 6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 2,371-5,410 册

統一书号: 8026·809 定价 0.29 元



## 一些介紹，几点說明

### (代序)

譯注乐記，对我來說实在是不自量力的事。但通过这一工作，却促使我对祖国二千年前的音乐社会学理論进行了一次較為細致的学习，并且使我震惊于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儒家学派音乐理論的光輝，感到这一古代音乐理論遺產之可貴。

对乐記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理論問題的体会，我还是很不全面、很不深刻的，現在只是为了帮助讀者在閱讀本书以前对它能先有一个概括的印象，所以把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写在这里，作为初步的介紹。

現存乐記，比較完整而自成系統地同时保存在禮記和史記中。禮記在卷十一，題作乐記第十九。史記在卷二十四，題作乐书第二。两者名虽不同，內容实际一样。

現存乐記，是經過秦火和楚汉战乱的散佚以后由刘向刘歆父子纂輯而成，后来又曾經散佚过的殘本<sup>①</sup>。因此，原书作者和成书時間都难于肯定；但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即成书時間不会迟于紀元前三世紀的战国末期。至于所有与“天人感应說”<sup>②</sup>有关的理論，則是纂輯时掺杂进去的。

現存乐記，接触到音乐社会学中的几个主要問題：

一、“乐”的根源，主張“物”动“心”感，即认为音乐艺术是主观受到客观影响后产生的意识形态。这无疑是属于原始唯物观点反映論的，某些論点还带着一些原始的辯証观点。有关这一问题的文字主要在乐本篇第一章的前二段和第二章，乐施篇的第一章，以及宾牟賈篇。

二、“乐”的作用，主張“乐”是社会教育的工具，应与“礼”“政”“刑”并列。虽然这个理論是为初期的阶级社会服务的，但既沒有把“乐”看作是虛无飄渺的“上界的語言”，也沒有把“乐”說成是超社会的与政治无关的“純艺术”，因此也是属于原始唯物观点范畴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文字主要在乐本篇第一章的末段，第三章第六段以后，乐論篇的第一、二章，乐施篇的第二、三章，乐言篇的第一、二章，乐象篇的第五章，以及乐化篇的第一、三、四章。

三、从上一问题出发，进一步发展起来的音乐的阶级論，其代表性的論点是“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这当然是为統治阶级服务的理論观点，但它正符合于当时社会的历史要求。有关这一问题的文字主要在乐本篇的第三章和乐象篇第二章的最后部份，同时另星散見在其他篇章中。

四、“乐”的美学观点(其实是道德观点)，主張以善为准则，提倡“德音”“和乐”，反对“溺音”“淫乐”。这原是从社会功能出发的审美观念，还无可厚非；可是进而把“和乐”推崇到至高无上“与天地同和”，再进而說成“天人感应”，就墮入形而上的玄学泥坑了。有关这一部份的理論約占現存乐記原文的一半左右，其中真偽掺杂，心物<sup>⑤</sup>交融，最需仔細研究，加以区别。文字主要在乐本篇的第三章四、五段，乐論篇的第三、四章，乐礼篇整篇，乐言篇的第三

章，乐象篇的第一、二、四章，乐情篇整篇，乐化篇的第二章，以及魏文侯篇和师乙篇。

五、“乐”的成型过程，提出“說之”“言之”“长言之”“咏叹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步驟，也是属于原始唯物观点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文字可惜很简单，只在乐象篇的第三章和师乙篇的末段提到一下。

除以上这些理論問題外，現存乐記，还有不少文字提到当时的乐器，虽然由于叙述过分簡略，我們并不能从而获得有关古代乐器的更具体的知識，但也能由此得到一个輪廓的印象，知道祖国在二千年前已有較多样的乐器，从而推知当时的音乐也應該是相当丰富，而并非想象中那样原始簡陋的。这些乐器大致是：

金属(应是青銅)制的有鍾。

石(包括玉)制的有磬。

陶土制的有埙。

木制的有柷、敔(又名柷、敔)。

革制的有柷、鼓、鞀、鞀。

彈弦乐器有琴、瑟。

腔管乐器有篪、管、簫、簫。

簧管乐器有竽、笙、匏。

本书正文用四部丛刊本纂图互注礼記和百衲本史記中乐书校勘，异文随处記出。原文都不分篇章，但乐书中有張守節正义的注释，随文分別指明篇名章次，現在就据以分列。至于各章里面的段落，只是我个人的意見。

十一篇的序次，在乐情篇以前的七篇，按照乐記文字的先后排

列；在乐化篇以后的四篇，按照乐书文字的先后排列。原因是虽想全以乐記为依据，但乐記中乐化篇插在宾牟賈篇和师乙篇之間，則显然不很合适，故又参考乐书，加以移置了②。

在譯注的过程中，訓詁方面除了郑康成的注和孔穎达的正义之外，还参考了郝懿行的郑氏礼記箋，孙希旦的礼記集解，王引之的經义述聞和俞樾的群經平議。从現代人的著作中，引用郭沫若先生的意見特別多，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所有采用的論点，不敢掠美，已在注中标明，并在此向郭先生致深切的謝忱。有些不同的看法，只是說出自己的理解，虽說不上持之有“故”，但自认为言之还能成“理”。我愿意听到批評，听到駁斥，正和我愿意听到对整个譯注結果的批評和駁斥一样！事实上譯文虽經反复推敲，但由于自己的缺乏經驗和缺乏知識，錯誤可能还是很多的。

1957年9月3日于老槐树下京寓

---

② 参看郭沫若先生所著十批判书中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論。

③ “天人感应說”从董仲舒和淮南子开始，直到王充出来以前，成为西汉时期的統治性的思想。它的主要論点概括起来就是“人情上通于天”。

④ 唯心唯物的簡称。

⑤ 郭先生在对公孙尼子的考据中，曾将乐記的几种篇次排列法列成对照表，可参閱。乐記乐书原文所表現出来的篇次，尽如郭先生的考据，故这里不再詳作介紹。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E9.1/tCCe 11
总记登号	91118

## 目 次

一些介绍, 几点说明(代序) . . . . .	1
乐本篇 . . . . .	1
乐论篇 . . . . .	9
乐礼篇 . . . . .	15
乐施篇 . . . . .	20
乐言篇 . . . . .	24
乐象篇 . . . . .	27
乐情篇 . . . . .	33
乐化篇 . . . . .	36
魏文侯篇 . . . . .	42
宾牟贾篇 . . . . .	48
师乙篇 . . . . .	53

封面: 殷代虎纹簠——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武官村殷墟大墓时所得。制作时代至晚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中。



## 乐 本 篇

### —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乐书“乐”后有“也”字

【今譯】音的產生，由於人類有能夠產生思想感情的“心”<sup>①</sup>。人類思想感情的變動，是外界事物給予影響的結果。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使感情激動起來，所以表現為“聲”<sup>②</sup>。“聲”在互相應和之中，顯示出變化來，變化的、有規律的“聲”，叫做“音”<sup>③</sup>。把音按照一定的結構關係演奏<sup>④</sup>起來，加上舞蹈<sup>⑤</sup>，就叫做“樂”<sup>⑥</sup>。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sup>乐书作“麤”</sup>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

【今譯】“樂”，是由音組織成功的，它的根源是人類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動。因此激動起悲哀的感情的，發出焦急短促的

声音；激动起快乐的感情的，发出寬暢和緩的声音；激动起高兴的感情的，发出开朗輕快的声音；激动起憤怒的感情的，发出粗獷严厉的声音；激动起崇敬的感情的，发出正直端庄的声音；激动起爱悅的感情的，发出柔和纏綿的声音：这六种声音并不是人們內心境界原來存在的，都是人們內心境界受到外界事物激动的結果。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乐书无“者”字 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乐书作“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今譯】所以“先王”①十分注意怎样来对人們进行影响：用“禮”引导人們的意志，用“乐”調和人們的性情②，用“政”統一人們的行动，用“刑”防止人們做坏事。“禮”“乐”“刑”“政”，它們的目的是一个，就是要建立共同的社会观念，使社会生活得到穩定。

① 我国古代认为人的思想感情是由人体内一个物質器官心所掌握的，汉代纂輯成书而托名黄帝所著的內經就說“心主思慮”。进而用“心”来概括人类的精神世界。后文有时譯作“內心境界”。

② 我們現在把“声音”作为一个辞，一般都表示一个意义。乐記里“声”和“音”是两个辞，一般都各自表示一个意义，就象文中闡述的那样。

③ 原文“变成方”，郝懿行云：“按：方犹体也，清浊变而成曲調”。（郑氏礼記箋）

④ 原文“比音而乐之”的“乐”，不是“音乐”，也不是“快乐”，有“演奏”“欣賞”等含义，所以譯为“演奏”。

⑤ 原文“及干戚羽旄”的“干”“戚”“羽”“旄”都是古代舞蹈时拿在手里的东西。拿“干”“戚”的舞蹈叫做武舞，拿“羽”“旄”的舞蹈叫做文舞。“干”是盾牌，“戚”是斧头，“羽”是野鸡毛，“旄”是旄牛尾。

⑥ 乐記称为“乐”的，一般都指音乐和舞蹈結合的总休，因此作为专名，不譯为現代語“音乐”。

⑦ 統指夏商周三代的禹湯文武。根据現代史学研究的結果，他們都是我国原始

氏族社会部落联盟的军事酋长和奴隶社会的统治者，在春秋战国以来的儒家的眼光中他们都是英明的领导人。为免译文累赘或不恰当，所以作为专名引用。

- ⑩ 郭沫若在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引这一段时，据說苑把这一句改为“乐以和其‘性’”，译文据此。

## 二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今譯】“音”，产生于人的“心”。感情在內心境界中激动起来，所以表现为“声”；各种不同的“声”按照一定的关系組織起来，就叫做“音”。所以太平时代的“音”显得安詳，用以表示对清明政治的欢乐；动乱时代的“音”显得怨恨，用以表示对黑暗政治的憤怒；亡国的“音”显得悲哀，用以表示对人民困苦的思慮：可見声音的道理，是和政治息息相通的<sup>⑩</sup>。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慝。乐书作“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乐书作“槌”，其官乐书作“臣”，石經同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今譯】宮音是“君”，商音是“臣”，角音是“民”，徵音是“事”，羽音是“物”。这五种声音不发生混乱，就沒有弊敗不和的“音”了。宮音混乱就成为散漫的声音，象征着国君驕橫；商音混乱就成为偏激不正的声音，象征着官吏墮落；角音混乱就成为忧愁的声音，象征

着人民怨恨；徵音混乱就成为悲哀的声音，象征着事役繁重；羽音混乱就成为危急的声音，象征着财物匮乏。五种声音都发生了混乱，互相排斥，叫做“慢”<sup>①</sup>。在这种“慢”的情况下，国家灭亡也就在眼前了。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sup>②</sup>。乐书无“也”字。

【今译】郑国和卫国的音乐<sup>①</sup>，是社会动乱的音乐，接近于“慢”了。“桑间濮上”的音乐<sup>②</sup>，是亡国的音乐，（有着这样音乐的国家，）政治混乱，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上盛行着欺诬国君自私自利的风气，无法收拾。

---

①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对这一段的读法和意义有如下的探讨，抄录作为参考：

“据陆德明的释文，‘治世之音’以下的三句是有三种读法的。第一种是普通的读法，读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第二种是‘雷读’，是在安字、怒字、哀字下断读。在乐字、怒字、思字下再断读。第三种便是我现在所采取的‘崔读’。这三句话被毛诗关雎序所采取，释文也举了两种读法，‘雷读’是没有的。由上下文考察起来，当以‘崔读’为妥当。‘治世之音安’是反映，‘以乐其政和’是批判。因为世治故音安，其更进一层的原故是由作家喜欢当时的政治和平。其他二句准此解释。这就是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也就是所谓‘声音通于政’。如照着普通的读法，或雷读，那作者只是受动的死物，如镜如水而已，于理不合。”

② “慢”，这里可作“绝对放纵”解释，因原文是“谓之慢”，故不译，当作专名引用。

③ “郑卫之音”，是指郑国和卫国的描写爱情的民间音乐，从孔子“放郑声”起，几千年来，都被作为黄色音乐的古代典型，事实上恐怕未必如此。但现在谁也听不到具体的音乐，无从了解它的具体效果，因此谁也难以根据具体的分析

来重新認識。这里也只能提出存疑。

- ⑨ “桑間濮上之音”，过去的注家在这里都說上一个神話：殷王朝的末代君主紂叫乐师延做了一套长夜靡靡之乐，殷紂亡国的时候，乐师延跑到濮水上面叫做桑間的地方，投进濮水里自杀了，后来晋国的乐师涓经过这个地方时，深夜里听到水上飄着音乐，就默記下来学会了，回到晋国，演奏給国君晋平公听，这时乐师夔在旁边，不等他奏完就按着他的乐器說：“这是亡国的音乐，你一定从桑間濮上得来的吧？殷紂就是因为爱听这样的音乐才亡国的呀！”推論起来，应该是指极尽声色之乐的宫廷音乐。現在一般把“桑間濮上”作为男女爱情生活放縱的典故，是出在汉书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这几句話。两者意义上有接近之处，实际是不同的。

### 三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乐书有“于”字 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

【今譯】“音”，产生在人的“心”。“乐”，和人类社会关系的道理相通。所以只懂得听“声”、不懂得听“音”的是“禽兽”，只懂得听“音”不懂得“乐”的意义的是普通人。只有“君子”<sup>⑩</sup>才是能够懂得“乐”的意义的人。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今譯】所以能够从辨別“声”进而懂得“音”，从辨別“音”进而懂得“乐”，从辨別“乐”进而懂得“政”，那么能使社会安定的政治局面就出現了。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今譯】所以不懂得“声”的，不可能和他談到“音”；不懂得“音”的，不可能和他談到“乐”。如果懂得了“乐”的意义，也就差不多懂得“礼”的意义了。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乐书作“極”味也。

【今譯】“礼”和“乐”的意义都懂得了，叫做“有德”，所謂“德”就是“得到”的意思。所以無論“乐”的規模怎樣盛大，并不是为了极尽听觉上的享受；無論宴会的礼节怎样隆重，并不是为了极尽味觉上的享受。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乐书作“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今譯】清廟<sup>㊟</sup>里的瑟，上面按着朱紅色的弦，底部有着疏朗的孔眼，彈奏時發出舒緩的聲音，一人唱，三人應和，這是還有遺音<sup>㊟</sup>的。舉行大饗<sup>㊟</sup>禮的時候，進上淡酒，俎盤里擺着生魚，用肉汁做的羹湯里不用鹽菜和味，這是還有遺味的。這些都可見“先王”的制定“礼”“乐”，并不是为了极度滿足人們口腹耳目的欲望，只是为了教導人們懂得好壞的道理，使人們回到做人的正道上。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乐书作“頌”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乐书作“己”，天理滅矣。

【今譯】人初生時知識很簡單，這是天賦的本性。受到外界事

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是简单的本性获得了发展的表现<sup>⑥</sup>：外界事物的影响使人形成一定的智力去认识它，进而形成喜欢和不喜欢的感觉。但是倘使喜欢和不喜欢的各种想法得不到节制，同时各种事物继续在外界起着影响认识的作用，那么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之下，使人们不能恢复自己天赋的性情，天理<sup>⑦</sup>就绝灭了。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乐书作“而”故强乐书作“彊”者膏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乐书作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乐书无“之”字制禮樂，人爲之節。

【今译】事实上外界事物对人的影响无穷无尽，要是再加上人们自己对喜欢和不喜欢的各种想法不加节制，那就是接触到外界事物后人也变成各种事物了。所谓人变成各种事物，就是天理绝灭人欲横流的意思。于是乎（无所不为了，）有的产生犯上作乱欺詐虛偽的心思，有的做出邪惡放縱胡作非为的事情：强的人压迫弱的人，人多虐待人少的，聪明人欺騙老实人，勇猛的人折磨懦怯的人，有病的人得不到供养，老人、小孩、孤儿、寡妇，得不到应有的照顾：这是大乱的形势呀！所以“先王”要制定礼乐，让人们知道有所节制。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

不悖，則王道備矣。

【今譯】披麻戴孝地哭泣，就是为了节制喪禮；鉦鼓干戚的歌舞，就是为了享受到适当的快樂；關於婚姻和冠笄<sup>①</sup>的規定，就是為了使男女有所區別，定期舉行射箭和宴會，就是為了安排正當的社交活動。用“禮”节制人們的內心活動，用“樂”調和人們的感情要求，用“政”推行治理國家的措施，用“刑”防范犯法的行为。禮、樂、刑、政、四件事充分的發揮了作用、而且互相沒有抵觸，那麼能使社會安定的政治局面就出現了。

① 據新史學家的研究，我國古書里敘述漢代以前事物時，“君子”是指奴隸社會里的奴隸主和自由民中的上層，“小人”則是奴隸和自由民中的下層。與現在通用的意義不同，故不譯，作為專名引用。前一句已譯為“普通人”的“眾庶”，實際上是奴隸階層和農奴階層，在此也附帶說明。

② 周代祀奉文王的家廟。

③ “遺音”“遺味”，過去的有些注家把“遺”作“余”解，根據上下文義看是不恰當的。會通一下，可把這兩句譯作：從音的豐富性多樣性要求是不夠的，從味的豐富性多樣性要求是不夠的。

④ “大饗”是一種表示盛大的禮節的宴會，因為這裡作為一種禮的名稱，故不譯，作為專名引用。

⑤ 原文“性之欲也”，樂書“欲”作頌，俞樾云：“頌即容之假字。”（群經平議）

⑥ 郭沫若《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中，對這一段意義有所探討，節錄以供參考：

“……這和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正一脈相通。有的學者特別看重這幾句，以為是近世理學的淵源，（黃東發、陳澧等）然而宋儒的理學是把理與欲分而為二，而公孫尼子的原意却不是這樣。他是以為好惡得其節就是理，不得其節就是滅理。所以他說‘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順說是真，反說便不真。宋儒却是反說：‘去人欲，存天理。’這是誤解了公孫尼子。”

所謂“公孫尼子的原意”指樂記的原意，因郭先生考據，認為樂記基本上是公孫尼子的著作。

⑦ 古代男子年二十而冠，女子年十有五而笄。“冠”是戴帽子，“笄”是戴髮飾（簪），都是表示男女成年。



## 乐 論 篇

### 一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節貌者，禮樂之事也。

【今譯】“乐”起協調的作用，“礼”起區別的作用。協調使人互相亲近，區別使人互相敬重。过份偏重“乐”会使人过于随便（相互間不够尊重），过份偏重“礼”会造成人与人之間的距离（相互間不够亲近）。要使人與人之間感情融洽态度庄重，就要注意“礼”和“乐”适当的配合。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今譯】“礼”的制度建立了，貴和賤的等級才有區別；“乐”的形式統一了，上和下的关系才能和睦；應該欢喜和不應該喜欢有了标准，好人和坏人才能分得清；“刑”禁止强暴的行为，“爵”褒揚賢能的人材，那么政治就清明合理了。用“仁”来爱护百姓，用

“义”<sup>㊸</sup>来教导百姓，那么国家就能治理得很好了。

- ㊸ “爵”是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概称，是“天子”用以对各级臣僚进行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的手段。为了译文的统一，当作专名引用。
- ㊹ “仁”是孔子学说“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仁”的意义就是要把人当成人。”（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总之是要求把人从当时奴隶制下的“说话的工具”解放出来。
- ㊺ “义”是要求各种事物，各得其宜。当仁不让，该做的事勇于去做，也就是“义”

## 二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  
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今译】“乐”从内心发出，“礼”在外貌表现。因为乐从内心发出，所以使人平静，因为礼在外貌表现，所以有一致的规定。“大乐”一定平易，“大礼”一定简朴。“乐”深入人心，民间就没有怨恨，“礼”深入人心，民间就没有争执。互相谦让，社会安定，就是“礼”“乐”深入人心的结果。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  
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  
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今译】社会上不再有坏人，諸侯都守着本分，不再使用兵器（进行战争），不再使用刑法<sup>㊻</sup>（对待百姓），百姓没有患难，天子不再专横，这样，“乐”的目的就达到了。父子之间亲睦，长幼关系明

确，使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互相尊敬，这样⊖“礼”的作用就推广了。

⊖ 古代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表示刑法的轻重。

⊖ 原文“天子”下文字疑有缺漏，否则“天子”二字疑是赘文，故参照本段前文译成现在这样。

### 三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今译】“大乐”和天地一样协和，“大礼”和天地一样调节。因为那样协和，所以能够发展一切事物的本性。因为那样调节，所以能够用来祭祀天地。社会上有礼乐（对人进行教化），幽冥中有鬼神（使人感到畏惧），这样，就能使四海之内所有的人，都互相尊敬、互相亲爱了。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sub>乐书</sub>作“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今译】“礼”，对不同的人和事用不同的举止、达到相同的使人互相尊敬的目的。“乐”，对不同的感情用不同的表现、达到相同的使人互相亲爱的目的。“礼”和“乐”的作用相同，所以“明王”⊖都相沿着重视它们。因此做的事（包括礼乐的制定）能符合于时代的要求，给的名（包括礼乐的命名）能表示功业的成就。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乐书作“詡信”俯仰乐书作“綏”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乐书作“旋”褻襲，禮之文也。

【今譯】所以“鐘鼓管磬羽籥干戚”<sup>①</sup>，是“樂”的工具；“屈伸俯仰綏兆舒疾”<sup>②</sup>，是“樂”的表現。“簠簋俎豆制度文章”<sup>③</sup>，是“禮”的工具；“升降上下周還（讀作旋）褻襲”<sup>④</sup>，是“禮”的表現。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今譯】所以懂得“禮”“樂”的作用的人能够制作禮樂，懂得“禮”“樂”的表現方法的人能够傳授禮樂。制作禮樂的人叫做“聖”，傳授禮樂的人叫做“明”。“明”和“聖”，是傳授和制作的意思。

① 即“先王”，詳“先王”注。

② “鐘鼓管磬”都是樂器，“羽籥干戚”都是舞具。“鐘”銅制，“磬”石制，都是敲击本体發音的。“鼓”是敲击腔体上所張皮革發音的。“管”是竹制、震动腔体内空气發音这一类樂器的总称，具体樂器，有簫、篪等，見下文。“羽干戚”已詳前注，“籥”有吹籥和舞籥两种，吹籥是一种管樂器，象笛，比笛短小，三孔。舞籥較長于笛，六孔，舞时舞者拿簫吹出节奏来。此处籥和羽干戚并提，應該是指舞籥。

③ “屈伸俯仰”是指樂舞的姿態，“綏兆舒疾”是指樂舞的位置和行動。“綏”是舞前聚集的行列。“兆”是每一舞者行動的範圍。“舒”是緩慢的行動。“疾”是快速的行動。

④ “簠簋俎豆”都是盛食物的器具，“制度文章”概括禮的各种規定。“簠”長方形，銅制或木制，祭祀或宴會時用來盛稻粱。“簋”一般為圓形，木制，祭祀或宴會時用來盛黍稷，也有方形竹制的，用以盛枣栗之屬。“俎”長方形，木制，下有架，祭祀或宴會時用來盛猪牛羊等全牲。“豆”高腳圓形，木制，祭祀或宴會時用來盛調味的醢醬之類。

⑤ 這些都是行禮的動作。“褻”是卷起一些袖子。“襲”是把卷起的袖子放下來。

## 四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今譯】“樂”，表現天地間的協和，“禮”表現天地間的秩序。因為能夠協和，所以一切事物都能融洽共處；因為有秩序，所以一切事物又都有所區別。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今譯】“樂”按照“天”<sup>①</sup>的道理作成，“禮”按照“地”<sup>①</sup>的道理制定。“禮”制得過度就會引起混亂，“樂”作得過度就會導致偏激；懂得“天”“地”的道理，才能制禮作樂。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樂書作“驩”愛，樂之官樂書作“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樂書作“于”山川鬼神，則此所樂書“所”后有“以”字與民同也。

【今譯】玲瓏而不漶漫，（所謂和而流）是“樂”的精神；它的功用便是使人欣喜歡愛。中正無邪，是“禮”的本質；他的發揮便是使人莊敬恭慎<sup>②</sup>。按照這樣的要求把禮樂通過金、石等物質表現出來<sup>②</sup>，傳播在語言聲音中間，使用于宗廟社稷<sup>②</sup>，用來奉祀山川鬼神，這些是從天子到人民都一樣的。

① 所謂“天”的道理，就是“和氣化物”。這個“天”並不是指人格神的天，還是自然體的天。

㊟ 所謂“地”的道理，就是“高下区分”。这个“地”也不是指幽冥世界的地，而是自然体的地。

㊟ 自“玲瓏而不滲漫”起至此，譯文采自郭沫若 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論。本段前面还有几句，抄录以供参考：

“論倫无患”者玲瓏而不滲漫也，論倫当是双声联語，与下中正为对文，故知当讀为玲瓏。”

按：王引之云，“恭順当为恭愼”（經义述聞）

㊟ 指钟磬等乐器。

㊟ “宗庙”奉祀祖先鬼神，“社”奉祀山川地祇，“稷”奉祀管理农事的神。

## 乐 礼 篇

### 一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

【今譯】君王們功業成就了才作“乐”，社会安定了才制“礼”；功业大的“乐”更完备，政治清明的“礼”更周全。

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sub>乐书作“享孰”</sub>而祀，非達禮也。

【今譯】拿着干戚又歌又舞，还不算完备的“乐”；供献丰富美味的食物来祭祀，还不算全部的礼<sup>⊖</sup>。

五帝殊時，不相沿<sub>乐书作“沿”</sub>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今譯】五帝之間时代不同，具体的乐不相沿用；三王之間世事互异，具体的礼不相抄襲<sup>⊖</sup>。

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今譯】“乐”过份就陷于浮夸，“礼”粗糙就使人厌倦。至于能够重视“乐”又不让它陷于浮夸，强调“礼”又不使人厌倦的，那就只有“大圣”才做得到吧！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乐书作“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乐书作“也”。

【今譯】天地之間，事物各不相同，因此用“禮”的制度來表示它們之間的區別；事物發展永不停息，互相融合互相轉化，因此需要興起“樂”來表示它們之間的統一。

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今譯】春天生發，夏天成長，是自然界的“仁”；秋天收斂，冬天蟄藏，是自然界的“義”。“仁”和“樂”的道理相近，“義”和“禮”的道理相近。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乐书作“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乐书作“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今譯】“樂”的精神是敦厚亲和，它屬於“神”和“天”的範圍；“禮”的本質是辨異分宜，它屬於“鬼”和“地”的範圍。所以“聖人”作“樂”和“天”的道理相適應，制“禮”和“地”的道理相配合，“禮”和“樂”能夠明確和完備，“天”和“地”的作用就能夠得到發揚了<sup>①</sup>。

① 這一段主要意思是“禮”“樂”應以表示德性、進行教化為主，歌舞和供獻只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

② 五帝是史前傳說中的人物，有三種說法：礼月令以太昊神農黃帝少昊顓頊為五帝。大戴禮和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帝王世紀以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三王指三代的王夏禹商湯周文武。

郭沫若在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中，把這一段和樂論篇中“礼乐之席同，故明王以相沿也。”對照來看，以為“內容有些疑問”，“顯然不象是一個人的論



調”。從而認為這兩種提法矛盾，加上其他一些例証，得出“因此我認為今存樂記，也不一定全是公孫尼子的東西，由於漢儒雜抄雜纂，已經把原文混亂了。”的結論。

對於這一結論，由於所舉其他例証的証明（如“天尊地卑……禮居成物”一段，樂記和易傳基本相同。），和我在譯注中發現的某些文字上的摻雜（如樂論篇第二段第二節并論“樂”“禮”而詳簡不同，末句甚至費解。），我同意郭先生這一看法。但譯文則認為這一段和“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的內容並不矛盾：“情同”和“相沿”的“禮樂”是“禮樂”的概念。“殊時”“異世”“不相沿”“不相襲”的“禮樂”是“禮樂”的具體“制度文章”。（如堯作大章，黃帝作咸池，舜作�九成，禹作大夏，殷周作大濩大武等。）我認為這樣來理解這兩種前后的提法，是更接近於儒家托古立說、強調禮樂功能的原意的——一方面是“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一方面是“事與時并，名與功偕。”再郭先生認為本篇下一節“樂極則悅，禮粗（郭先生引文亦作“極”）則偏”和樂論篇“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樂化篇“樂極和，禮極順”的提法有出入。我對這三個提法也認為並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的：樂化篇的提法是肯定“樂”和“禮”的性格。這裡“極”是“十分”的意思。樂論篇的提法是肯定“樂”和“禮”應有的功能。這裡的“至”我發展為“深入人心”。本篇下一節的提法是否定“樂”和“禮”不加調劑時的反作用。是和樂本篇的“好惡無節於內，知謗於外，不能反躬，天理又矣”的提法統一的。這裡“極”是“過份”的意思。

- ⑤ 原文“天地官矣”，郝懿行云，“按：天地官，猶云，天地位焉”。（鄭氏禮記箋）這一段譯文中所謂“天”的道理、“地”的道理，已見前注。“率神而从天”“居鬼而从地”。現在這樣譯法並不信實，但“神”“鬼”的說法很難講得通。雖然過去的法家大都附會作“圣人”“先賢”但還是難於融會貫通的。它實質上帶着較濃的天人感應說的色彩，現在只作為古人的一種說法，在譯文中加以保留就算了。

## 二〇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樂書作“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今譯】按照天地的上下，確定君臣的關係；按照高低的分別，

确定貴賤的名位；在动态和靜态中的表現有了規律，大大小小的各种事物才分得清楚；一切东西同类相聚，异类分离，那么各种特性才显出不同来；在天空的日月星辰都发着光輝，在地面的草木鳥兽都具有形体，这些都表現天地間的事物各各不同，所謂“礼”，就是反映这些差别的①。

地气上齊乐书作“濟”，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乐书有“物”字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今譯】地气向上升，天气向下降，阴和阳互相摩擦，天地間的大气互相激蕩，雷霆震响，风起雨落，交替着四季的变化，照耀着日月的光輝，这样、各种东西就都生长起来了，这些都表現天地間的事物互相調和，所謂“乐”，就是反映这些調和的。

- ① 这一章和下一章据郭沫若在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論中的考証，“差不多和易系辭傳完全相同”。我同意这一看法，并认为这两段內容实际与“礼乐”无关，中間点到两句，也显得附会。
- ② 这一段原文基本上是叠句 倘按字按句的照譯，反易流于模糊重复，因此現在在照顧原文字义的前題下，更多注意到譯文順暢的要求。

### 三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乐书作“別”則乱升乐书作“登”，乐书此处有“此”字天地之情也。

【今譯】天时沒有常規，万物就不能生长，男女沒有分別，社会就必然混乱，这是天地間一定的道理。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

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乐書作“太”始，而禮居成物。

【今譯】有那么一个时候：“礼”“乐”的道理上达于天、下充于地，和阴阳并行，和鬼神相通，它的作用渗透到无论多么高多么远多么深厚的所在，那么“乐”和天变成一体，“礼”和地变成一体了<sup>①</sup>。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乐書有“云”字樂云”。

【今譯】显著地运行不息的，是天；显著地静止不动的，是地；动静交替，才产生天地間的万物。所以圣人說道：“礼云，乐云<sup>②</sup>！”

---

① “太始”指天，“成物”指地。因为这两段总是把“礼”“乐”推崇到至高无上，所謂“德配天地”，所以譯文也就采用这样简单的表达法。

② 論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是孔子注重礼乐的精神的話。

## 乐 施 篇 、

### 一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乐书作“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爲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乐。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乐书作“綴”遠；其治民逸乐书作“佚”者，其舞行綴乐书作“綴”短。故觀其舞乐书此处有“而”字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也乐书无“也”字。

【今译】从前舜做了五弦琴<sup>①</sup>，用来伴奏南風詩<sup>②</sup>的歌唱；夔开始制“乐”，用来赏給諸侯一起享用。可見古代天子的制“乐”，是为了赏給諸侯中有德行的人享受的。德行隆盛而尊重教化，五穀年年丰收，天子才赏給他“乐”。因此治理得不好使人民劳苦的，（替这个諸侯歌舞的人就少）舞蹈行列的間隔就疏而远；治理得較好使人民安逸的，（替这个諸侯歌舞的人就多）舞蹈行列的間隔就密而短。所以看到关于他的舞蹈就能知道他的德性，听到加給他的謚号就能知道他的行为。

大乐书作“泰”章，章之也。咸池，備矣乐书作也。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乐书作“也”。

【今譯】大章（是堯“樂”的名稱），用以表彰堯的德行。咸池（是黃帝“樂”的名稱），用以表示黃帝的德政普施于眾人。韶（是舜“樂”的名稱），用以表示舜能够繼承堯的德政。夏（是禹“樂”的名稱），用以表示禹能够把堯舜的德政發揚光大。殷周兩代的“樂”，都表示能够尽到人事。

- ⊖ 据傳神農作琴，舜只是在琴上去掉文武二弦，留宮商角徵羽五根弦，成为五弦琴。
- ⊖ 南風的內容有两种說法。尸子南風詩：“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琴操南風操：“反彼三山兮，商岳峨峨！天降五老兮，迎我来歌！……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悲！”从文字来看，都不是原作。

## 二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今譯】天地運行的道理：冷熱不按一定的時間交替就發生災害，風雨沒有一定的調節就發生飢荒。教化（包括“樂”）對於人民，就象天氣的冷熱一樣，進行教化要是不按照需要就有害於正常的社會生活。制度（包括“禮”）對於人民，就象自然的風雨一樣，制度的規定要是不加調節就不會有功效。所以“先王”的制定“樂”，就是用來作為治理人民的一種方法，用得適當就能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於德行的要求了。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樂書作“煩”，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

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今譯】譬如養豬釀酒，決不是为了惹禍，但是打官司的一天比一天增加，却是飲酒無度酗酒鬧事的結果。所以“先王”針對着這種情形制定“酒禮”：（宴會時）每喝一杯酒，主人和客人都要行很多禮，（這樣一來，就是）整天喝酒也喝不醉了。這是“先王”防備酗酒鬧事的方法。所以酒食宴會，就能發生增進友誼的作用了。

### 三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樂書作“閉”淫也。

【今譯】“樂”，是為了進行德行的教化；“禮”，是為了制止“好惡的無節<sup>①</sup>”。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今譯】因此“先王”有喪亡等大事的時候，一定有適當的“禮”來表示哀悼；有喜慶等大事的時候，一定有適當的“禮”來表示歡樂；悲哀和歡樂的程度，都用“禮”來加以制約。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漢書樂志俗下有“易”字，故先王著其教焉。

【今譯】“樂”，是“聖人”<sup>②</sup>所喜歡的；它可以使人心向善，用它感動人們的心灵很深刻，用它轉移社會的風俗習慣很容易<sup>③</sup>，所以“先王”設置專門的機構來進行“樂”教。

① “淫”在這裡是表示一切事物過度的現象，因此參照樂本篇第三段的文義譯作

“好恶的无节”

- ① 應該就是指孔子。“孔子是喜欢音乐的人，他也懂得音乐，自己能够弹琴鼓瑟，击磬唱歌……”（引自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 ② 王引之云：“当从汉书补下“易”字，盖乐之感人既深，则其移风易俗必易，二句相对为文，若下句末无易字，则文不成义”。譯文即据此。

## 乐言篇

---

夫民乐书作“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今譯】凡是人都有感情<sup>⊖</sup>理智的本能，但是喜怒哀乐的變化是沒有一定的；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發生了激動，然後表現為一定的感情。

是故：志微噍殺乐书作“焦囊”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乐书作“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乐书作“經”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今譯】所以，細小、憔悴<sup>⊖</sup>的聲音流行時，人們就感到憂郁；舒展、和諧、緩慢、平易、組織嚴謹而變化不多的聲音流行時，人們就感到康樂；強烈、勇猛、奮發、憤激的聲音流行時，人們就能夠剛毅；正直、端莊、真誠的聲音流行時，人們就能夠肅敬；寬暢、圓潤、流利、和順的聲音流行時，人們就能夠慈愛；邪惡、散亂、放縱、躁急的聲



音⑥ 流行时，人們就跟着淫乱。

⑥ 血气方刚指易于感情用事，譯文据此。

⑥ “志微嚙杀”，王引之云：“志亦微也，志与职古字通，說文曰，‘职記，微也’”。

（經义述聞）孙希旦云：“‘志微’当从汉志作紆微为是”。（礼记集解）

⑥ “狄成憐濫”，王引之云，“狄讀为誅，成者戍之譌，戍与越通。吕氏春秋音初篇：‘流辟誅越憐濫之音出。’憐濫即憐濫也；誅越即狄戍也”。

## 二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今譯】因此“先王”根据着人的性情⑥，核定“乐”的度数⑥，制定“礼”的制度。合乎“生气”⑥的調和，体现“五常”的关系⑥，使得气质属“阳”的人⑥不散漫，气质属“阴”的人不保守，气质刚强的人不粗暴，气质柔和的人不畏缩，阴、阳、刚、柔四种气质暢通地交流在人的内部⑥同时表现在外部，都有着适当的关系、互相补充而不互相克制。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繼德厚乐书“厚”后有“也”字。律乐书作“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今譯】然后定出学习的进度，逐步学习节奏，研究章法結構，通过这些来考查如何表現仁厚⑥。分別⑥大小的名称，高下的次序⑥，通过这些来考查如何表現事物。这样，使得亲、疎、貴、賤、长、

幼、男、女的分別，都能从“乐”表現出来。所以古人說：“通过‘乐’可以深刻地觀察社会！”

- ⊖ 指前文“人生而靜”的“天性”。
- ⊖ 指律数，当时定律用律管的长短为标准，长短要度（量），所以这里用“度数”。
- ⊖ 对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发育，古代人認為是有一种物质力量促成的，他們就称它作“生气”。
- ⊖ 过去的注家認為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但从下文“使亲疏貴賤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乐”，以及原文其他篇章中都未談及五行看来，應該是指“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五倫。
- ⊖ 这里“阳”和“阴”是两种相对的概念，所謂“阳气舒散”，“阴气閉密”。
- ⊖ 内部指思想感情，外部指体态行动。
- ⊖ 王引之云：“德厚，仁厚也。”（經义述聞）
- ⊖ 王引之云：“律类同声，‘类大小之称，比始終之序’，其义一也。”（經义述聞）
- ⊖ 这两句里的“大小”“高下”應該都是都指音律。

### 三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乐书作“育”，世亂則禮慝 乐书作“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 乐书作“漣蕩”之氣，而 石經无而字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今譯】土地缺乏养料、草木不能生长，水流太急、魚鼈不能长大，氣質衰弱、生物不能发育，社会动乱、“礼”就廢弛“乐”就放縱无节制：所以声音悲哀而不庄重，快乐而不安定，散漫多变而节奏紊乱，流連纏綿而无所归宿，緩慢的声音包含着邪惡，急促的声音挑动欲念，引起人們逆乱的风气⊖，絕灭人們平和的德性，所以“君子”是厌弃它的。

⊖ 王引之云：“感條暢之氣，謂逆氣也。”（經义述聞）

## 乐 象 篇

### 一〇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乐书无“各”字以類相動也。

【今譯】凡是邪惡的聲音影响着人們的時候，逆亂的風氣就跟着形成；逆亂的風氣籠罩着社會的時候，“淫樂”就興起了。凡是正的聲音影响着人們的時候，和順的風氣就跟着形成；和順的風氣籠罩着社會的時候，“和樂”就興起了。正象唱的和的互相響應，曲的直的各歸本分一樣，各種事物的道理，都是同類相應的。

- ⊖ 這一段里提出“淫樂”“和樂”這兩個相對的概念，可以說是儒家音樂觀的核心思想。“淫樂”概指一切在儒家眼中看作“洪水猛獸”的音樂；“和樂”概指一切在儒家眼中看作至高無上的音樂。乐本篇所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即是“淫樂”的具體化。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关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是“和樂”的具體化。

### 二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

不留乐书作“流”聰明；淫樂石經作“淫声”慝乐书作“廢”禮，不接乐书有“于”字心術；情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乐书无“而”字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今譯】所以“君子”根據着人的本性使它正常地發展，按照事物的類別給它應有的安排。邪惡的聲音和形色，不留在耳朵和眼睛里；不端正的“樂”和“禮”，不進入內心境界；怠惰古怪的習氣，不表現在身體上面；使得五官仪表、內心外形，都很端正地得到正常的發展，然後表現為聲音，用琴瑟等樂器來演奏，用干戚等舞具來舞蹈，加上羽和旄，加上簫和管，用來發揚“至德”<sup>①</sup>的光輝，調度“四氣”<sup>②</sup>的協和，進而表彰萬物發展的規律。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乐书作“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乐书作“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今譯】所以，清明的歌聲是表現天的形象，有一定形體的鐘鼓是表現地的形象，周而復始的樂的進行是表現“四時”<sup>③</sup>的形象，反復迴旋的舞的姿態是表現風雨的形象。樂器備五色而有条不紊，樂聲和諧合律而不雜亂<sup>④</sup>，樂舞有複雜的變化就象白天黑夜每時

每刻<sup>①</sup>都有不同、可是都按历算的常规，形体的大小互相补充，声音的始终前后连接，唱的、和的、清音、浊音，错综地形成一定的规律，所以“乐”得到了推广，人伦的关系就清楚了，听觉视觉更灵敏，性情感情更和平，进而能够转移风俗习惯，社会也都安宁了。所以说：“乐是使人快乐的。”<sup>②</sup>“君子”所高兴的是能够提高修养，“小人”所高兴的是满足了感情的要求。能够用修养来约束感情，那末在得到快乐以后不至于着迷；只顾感情满足不顾修养，那么只受到蛊惑得不到快乐。所以“君子”根据着人的本性使它正常的发展，推广“和乐”来完成对人们的教化。“乐”得到了推广，人们的风俗习惯也就端正了，可以由此来考察社会道德了。

① 古人概指天地间最高的一种力量，大致是“生气”的另一说法。

② 四季春夏秋冬，古人认为都有自己独特的机能，统称这些机能为“四气”。

③ 指春夏秋冬四季。

④ 王引之云：“‘八风从律而不姦’即尧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也’”。（经义述闻）

⑤ 昼夜百刻谓之百度。

⑥ “乐者乐也”见论语。

### 三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於乐，书作“乎”心，然後乐气集解作“器”從之。

【今译】德，是人性的表露；“乐”是德行的花朵<sup>①</sup>。金石丝竹<sup>②</sup>，是“乐”的演奏工具。诗，表达“乐”的内容；歌，咏唱出“乐”的声调；舞，表现“乐”的姿态；诗、歌、舞三者都出自内心，然后乐器<sup>③</sup>才跟

着进行共同的表演。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今譯】所以感情越深就表現得越明白，氣氛越濃就變化得越神妙，平和順暢的感情保持在內在意境里，才使精英華彩表露出來：只有“樂”是虛偽不來的。

⊖ 採用郭沫若的說法。他在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中引本段之前寫道：“音樂是你內在生活開出來的‘花’，你是什么樹子便開出什么花來，這是絲毫也不能虛假的。”

⊖ 指鐘、磬、琴、瑟、簫、管。

⊖ 王引之云：“氣即器之假借也”。（經義述聞）

#### 四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樂書作“飭”歸，奮疾而不拔樂書“拔”下有“也”字，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樂書作“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樂書作“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今譯】“樂”，是內心活動的表現。聲音，是“樂”的現象。“文采節奏⊖”，是聲音的組織。“君子”（制“樂”）從內心活動出發，用“樂”⊖來表現想要表現的形象，然後加以必要的組織。用“武樂”⊖作為例子：先擊鼓表示“樂”的开始使大家注意，頓三次腳表示舞就

要开始，第二遍頓脚以后才正式起舞，表示武王伐紂是第二次才正式出兵的，响起鐃鈴<sup>㉑</sup>舞者就后退，表示伐紂胜利后整装回归，舞得极快却并不失去节制，声調含蓄却并不隱晦模糊。使人既能欣賞它的内容，又不致厌弃它所表現的意义，因为完全能够了解它所表現的意义，就不会只想到个人的享受。因此感情上既得到滿足、理智上也有所收获，欣賞过“乐”以后、道德修养更受到尊重，“君子”因此更注意修养，“小人”因此发现自己的过失。所以古人說：“安定社会的方法，“乐”是最重要的了！”

㉑ 文采节奏指音乐的結構、变化在音乐进行中所形成的各种效果，把这个意思用在譯文中显得累贅，故当作专名引用。

㉒ 原文“乐其象”的“乐”字是動詞，与通用作名詞的“乐”不同。

㉓ 根据过去注家的說法，下文都是說明武乐表現武王伐紂的功績的。譯文即采取这一說法，因此加上这一插句。

武乐周武王所制，一名大武。

㉔ 原文“复乱以飭归”句，郑玄注：“謂鳴鐃而退”。“鐃”，周礼以金鐃止鼓注：“鐃如鈴，无舌有柄，执而鳴之，以止击鼓。”

## 五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今譯】“乐”的功用，是对人們施行教化的；“礼”的功用，是使人們互相往来的。“乐”，所以使人喜欢是因为它出于內心；“礼”，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人保持彼此的关系。“乐”发揚德性，“礼”交流感情、使人們有来有往。

所謂大輅乐书作“路”者，天子之車乐书作“輿”也。龍旂九

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乐书作“葆”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今譯】叫做“大輅”的，是天子的車子。“龙旂九旒”这些东西，是天子的标帜。龟甲边上有青黑色的，是天子的“宝龟”。带着成群的牛羊，那是天子准备着送给諸侯的<sup>⊖</sup>。

⊖ 本段“大輅”“龙旂九旒”的具体形质待考，但“宝龟”和“牛羊”则反映了殷周时代用龟甲卜吉凶的习惯和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游牧生活的残余的状况。这“天子”，其实也只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酋长而已。他乘着“大輅”，树立着“龙旂九旒”的标帜，随身携带着卜吉凶的“宝龟”，后面跟着成群的牛羊，巡视联盟中的各个部落，对好的酋长送一些牛羊作为奖励。过去注家认为“大輅”“龙旂九旒”“宝龟”都是“所以贈諸侯”的，不很合适。



## 乐 情 篇

### —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乐书作“别”異，禮樂之說，管乐书作“貫”乎人情矣！

【今譯】“乐”所表現的，是人的一定的感情<sup>①</sup>；“礼”所表現的，是人的一定的关系<sup>②</sup>。“乐”表現相同的方面，“礼”辨別不同的方面，“礼”和“乐”的道理，是貫通着人情的呀！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俛乐书作“順”天地之情乐书作“誠”，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領父子君臣之節。

【今譯】探索到人們內心境界的一般状态和它的变化，是“乐”的功能；使人們真誠相处抛弃掉虛偽，是“礼”的目的。“礼”和“乐”表現天地間的自然要求，表达自然界的發展規律<sup>③</sup>，調節上下的機能<sup>④</sup>，完成各种事物的形体<sup>⑤</sup>，分清父和子君和臣的关系<sup>⑥</sup>。

① “情之不可变者”并非情不变，而是情变“乐”也变，“乐”不变情亦不变的意思。

② “礼之不可易者”和上句一样。如君臣間有一种理就有一种“礼”，父子間有另一种理就有另一种“礼”。

③ “神明之德”是古代人的術語，其实指客观存在的事物总在发展的道理（德）。

也就是“生气”。

- ㉓ 这里“神”作为“精神”的“神”，译为机能。降上兴下，所谓“天气下降，地气上齐”，即表示调节的作用。
- ㉔ “精粗之体”的“精”是细小，“粗”是壮大，“精粗”连起来是概指各种不同的形态。
- ㉕ 从“礼乐见天地之情”起，这一节把“礼乐”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乐胤篇“天尊地卑，君臣定矣……”一段以及本篇下一段基本上相同，把“礼乐”看作万事万物的母体。这种看法今天看来是值得研究的。

## 二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sub>乐书作“欣”</sub>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sub>乐书作“翮”</sub>奮，角觝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

【今譯】所以“大人”<sup>㉑</sup>推崇了“礼乐”，那么天地都跟着光明了。天和地自动的<sup>㉒</sup>結合，“阴”和“阳”<sup>㉓</sup>很好的調剂，生机和养料充实着万物的生命力，然后草木茂盛起来了，枝干茁壮起来了，羽翼<sup>㉔</sup>长得有力了，角觝<sup>㉕</sup>生长起来了，冬眠着的昆虫也苏醒过来了。鳥类孵育雛鳥，兽类怀孕受胎，胎生的不致于胎死腹中，卵生的不致于雛未长成而卵壳就破裂：这些都要归功于“乐”的功能的呀！

---

㉑ 指“圣人”。

㉒ “訢合”旧說是“蒸动”的意思，譯文轉意为自动主动。

㉓ 阴和阳都应作为一种机能的概念来理解。

㉔ 指禽鳥之类。

㉕ 指畜兽之类。“觝”是角的一种，指有支的角。

### 三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sub>乐书作“布”</sub>筵席，陳尊<sub>乐书作“樽”</sub>俎，列簋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今譯】“乐”，不单是指黃鍾大呂等音律、彈琴唱歌等表演、拿着干和揚<sup>①</sup>等的舞蹈，这些都是“乐”的次要的項目，所以託小孩来演奏和舞蹈。鋪設筵席，陳列酒食的用具，以及上前退后地表示各种礼节等，都是“礼”的次要的項目；所以託小官来执掌它。

樂師辨<sub>乐书作“辯”</sub>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sub>乐书作“辯”</sub>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sub>乐书作“辯”</sub>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今譯】乐师只懂得声音和詩詞，所以坐在下面<sup>②</sup>彈琴。掌礼的官<sup>③</sup>只懂宗庙祭祀的礼仪，所以站在神主<sup>④</sup>的后面唱礼。执掌丧礼的官只懂得丧葬的礼仪，所以站在主人的后面唱礼。所以懂得内容是主要的，懂得技艺是次要的，德行的修养是主要的，事物的完成是次要的。所以“先王”有了上、下、先、后等主次的分別，才能制定“礼乐”、推行到整个社会。

① “揚”也是一种舞蹈时手里拿的东西，一名“鉞”，即大斧。

② 尊貴的人朝南坐，一般叫做坐在上面，朝北坐就是坐在下面。

③ 宗祝执掌周礼，因为宗庙在这里是指周代的宗庙。下文商祝也是周代的掌礼官，因为周代的丧礼基本上承繼着商礼，所以叫商祝。

④ 古代祭祀沒有神象神主等，用人来扮装，叫做“尸”。

## 乐 化 篇

### 一

君子曰：禮樂不可乐书“可”下有“以”字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乐书此处作“致礼以治躬者也，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

【今譯】“君子”說過：“‘礼’和‘乐’不能有一时一刻离开人們的身心。”研究了“乐”用它来提高內心的修养，那么平易、正直、慈爱、体諒的心情<sup>①</sup>，就自然的产生了。平易、正直、慈爱、体諒的心情产生了就能愉快，心情愉快了就能使內心平靜，內心平靜了就能稳定不变，稳定不变了就能通达“天”的道理，通达了“天”的道理就能通达“神”的道理<sup>②</sup>。“天”不說話而永远是有信用的，“神”不发怒而永远是有威严的。研究“乐”是用它来提高內心修养的，研究“礼”是用它来端正外貌体态的，端正了外貌体态那么态度就能庄重恭敬，态度庄重恭敬了那么就会气势威严<sup>③</sup>。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今譯】心裏面只要有一時一刻的不和不樂，那麼卑鄙欺詐的想法就會浮現出來。外貌上只要有一時一刻的不莊不敬，那麼輕浮散慢的態度就會表現出來。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勿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樂書无“故”字德輝動於樂書作“乎”內而民莫不承听；理發諸樂書作“乎”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樂書作“知”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今譯】所以“樂”這件事，是影響人們內心感情的；“禮”這件事，是影響人們外貌體態的。“樂”要求十分平和，“禮”要求十分謙順，能夠內心平和外貌謙順，那麼別人看到他的顏色就不和它相爭了，望到他的容貌、別人也不會有對他輕浮怠慢的表示了。煥發着內心平和的光輝、那麼人們沒有不願意和他接近的；注意了外貌言行的理性、那麼人們沒有不願意對他應順的。所以說：“研究‘禮’‘樂’的道理、用來作為社會的準繩，那就沒有什麼困難的事了。”

① 原文“易直于諒”，孫希旦禮記集解引朱熹說，“于諒當從韓詩外傳作慈諒”。

② 這裡“天”和“神”聯繫着講，正如原文所示，是作為人們修養的最高理想的觀念提出來的。

③ 即使人“不生易慢”之心。

## 二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書作“謙”，樂主其盈。禮減樂書作“謙”而進，以進爲文；樂

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乐书作“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今譯】“乐”这件事，是影响人們內心感情的；“礼”这件事，是影响人們外貌体态的。所以“礼”應該簡單，“乐”應該丰富。“礼”簡單了人們會自覺地遵行，能自覺进行就合乎要求了；“乐”丰富了人們會自動节制，能自動节制就合乎要求了。“礼”簡單了、人們不能自覺进行就会消灭，“乐”丰富了、人們不能自動节制就会放縱。所以“礼”要互相报答、“乐”要自己节制，“礼”得到它应有的报答、人們就快乐，“乐”得到它应有的节制、人們就安适。“礼”的互相报答，“乐”的自己节制，它們的道理是相同的。

### 三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乐书无“之”字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乐书作“能”無樂，樂不耐乐书作“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乐书作“能”無亂。先王耻乐书作“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乐书此处有“以”字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乐书此处有“以”字論乐书作“綸”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乐书作“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今譯】“乐”是使人快乐，是人們为了滿足感情的需要所不能沒有的。“乐”必定由声音发展出来，表現为一定的变化，这是人們

所要求的。声音和变化，对于人们的各种思想感情是都能表现出来的。所以人们不能<sup>⊖</sup>没有“乐”，“乐”不能没有表现，表现的结果不合于要求，就不能不发生混乱。“先王”唯恐“乐”混乱，所以制定“雅”“颂”<sup>⊖</sup>等音乐来正确的表现。使得这些音乐能够使人快乐、却并不使人放纵，使得这些乐章符合于结构的要求、却并不陷于呆板，使得它所有发展的曲折、平直、复杂、简单<sup>⊖</sup>、声音的紧凑和洪大以及各种节奏的变化，都能够感动人们向上的意志就是了，总不<sup>⊖</sup>让放纵和邪恶的气氛对人发生影响：这就是“先王”制定“乐”的目的。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節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今譯】所以，“乐”在宗庙里演奏，君臣上下一起听着，沒有不是融和地尊敬国君的；“乐”在一族一乡里演奏，長輩小輩一起听着，沒有不是融和地服从長輩的；“乐”在家庭里演奏，父子兄弟一起听着，沒有不是融和地亲爱父兄的。所以“乐”这件事，根据人声定出高低，配合上乐器，按照一定的节奏构成乐曲，这些都是为了符合于父子君臣的一定关系，使它在各种人里面发生亲和的作用：这也是“先王”制定“乐”的目的。

故听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sup>乐书作“信”</sup>，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乐书作“齐”，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今譯】所以听到雅頌的声音，人們的心胸就寬广了；拿着干戚，学习了各种舞蹈的姿勢<sup>⑨</sup>，人們的容貌就庄重了；懂得了舞蹈的行列位置<sup>⑩</sup>，理解了音乐的节奏，人們的行动就端正了，进退就統一了。所以“乐”这件事，是天地的共性<sup>⑪</sup>，自然的綱紀，是人們为了滿足感情的需要所不能沒有的。

① 郝懿行云：“按耐古书能字也”。（郑氏礼记笺）

② 詩序：“詩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賦，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頌。”雅頌这两种詩歌的内容，大概都是歌頌皇室宗庙的。

③ 原文“曲直繁瘠”，郝懿行云：“按惠氏古义云，‘荀子瘠作省’。”（郑氏礼记笺）王引之云，“瘠为省誤，繁省犹多少也”。（經义述聞）

④ 原文“俯仰詘伸”都是舞蹈的姿態，詳前注。

⑤ 原文“綴兆”表示舞蹈的位置，詳前注。

⑥ 原文“天地之命”，“命”乐书作“齐”，王引之云：“作齐者是也，齐，同也。”（經义述聞）

## 四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乐书作“齐矣”。

【今譯】所謂“乐”这件事，“先王”是用它来标志心里高兴的；軍隊武器这些事物，“先王”是用它来标志心里憤怒的；可見“先王”的一喜一怒，都有事物来适应它的<sup>①</sup>。

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今译】“先王”高兴时、人民跟着和乐，“先王”愤怒时、暴乱的人发生恐惧，“先王”和人民的关系，通过“礼乐”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了。

---

⊖ 原文“得其儔”，王引之云：“儔当讀为齐，謂得其中正也”。（經义述聞）

## 魏文侯篇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今譯】魏文侯<sup>①</sup>問子夏<sup>②</sup>道：“我衣冠端整聚精會神地聽古樂<sup>③</sup>，就怕會打瞌睡；聽鄭國和衛國的音樂，那就不知道疲倦；請問古樂使我那樣是什么原因？新樂使我這樣是什么原因？”

子夏對樂書作“答”曰：“今夫古樂：進旅樂書此處有“而”字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樂書作“合”守拊鼓。始奏以文，復樂書作“止”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譯】子夏答道：“現在先談古樂：進退都很整齊，中和正大而且寬廣；弦匏笙簧等樂器，都等待着拊和鼓的節奏才一起演奏<sup>④</sup>。先以鼓為主表現文治，再以鈴為主表現武功，無論表現文治武功都用相<sup>⑤</sup>掌握着節奏，在演奏快速度時都用雅<sup>⑥</sup>來加以控制。君子通過這些來表達他的意思，通過這些來稱道過去的事蹟，從而達到修身心、和睦家庭，以至於安定社會的結果。這是古樂的道理。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樂書作“淫”，溺而不止；

及優侏儒，糺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今譯】“現在來談新樂：進退都是參差不齊，充滿着放縱邪惡的聲音，使人受了迷惑再也离不开它；加上扮演着各種丑怪的雜戲，男女混雜<sup>⑤</sup>，也不管父子的尊卑。演奏完了，不知道什麼意思，不能稱道古代的事蹟。這是新樂的道理。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樂書作“之”與音，相近而不同。”

【今譯】“現在你問我的虽然是‘樂’的道理，你所喜歡的其實只是音的享受。要知道‘樂’和音的關係，似乎相近實際不同。”

文侯曰：“敢問何如樂書作“如何”？”

【今譯】文侯又問道：“請問這是怎麼一會事？”

子夏對樂書作“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無妖樂書作“祲”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樂書此處有“之”字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樂書作“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樂書作“與”？

【今譯】子夏答道：“要知道古代天地之間一切正常、四時調和，人民安樂、五谷豐登，災禍不生也沒有惡兆，這時叫做‘大當’<sup>⑥</sup>。就在這時‘聖人’規定了父子君臣的關係，作為大家遵守的制度。制

度規定了，社會才安定，社會安定了，才訂定六律<sup>㉔</sup>，調和五聲<sup>㉕</sup>，譜成曲調來歌唱、寫成詩詞來頌揚，這些都叫做‘德音’<sup>㉖</sup>，‘德音’才叫做“樂”。所以有一首詩里這樣說：

‘詒德音互相應和吧，  
我們的德行才能發揚！  
越是發揚影響越大，  
使人們受到教化懂得好壞。  
領導着這個國家，  
使人們親愛地走上光明大道！  
大家都象文王一樣吧，  
他的德行是什麼都掩蓋不了的。  
他的德行已經受到上天賜福了，  
這福澤還延續到他的後代。’

就是講的這個意思。現在你所喜歡的，恐怕是‘溺音’<sup>㉗</sup>吧？”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今譯】文侯插問道：“請問‘溺音’又是怎麼來的呢？”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sub>樂書作“鰲”</sub>辟喬志。此<sub>樂書无“此”字</sub>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sub>樂書作“不”</sub>用也。詩云<sub>樂書作“曰”</sub>：‘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sub>樂書作“曰”</sub>‘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今譯】子夏答道：“鄭國的音很複雜，使人意志放縱。宋國的音很嫵媚，使人意志消沉。卫國的音很急促，使人意志煩亂。齊國的音很古怪，使人意志傲慢。以上四種音，都是滿足人們聲色的享受但是損害人們德行修養的，所以祭祀的時候都不用它們。詩上面說：‘肅雍和鳴，先祖是听<sup>⊕⊙</sup>。’所謂“肅”，是肅敬的意思。所謂“雍”，是和睦的意思。能够肅敬和睦，還有什麼事做不到呢？做國君的人，能對自己喜歡和不喜歡的事情十分謹慎就好了。國君喜歡那件事，臣子就都會去做那件事，上面做了什麼事，百姓也跟着做什麼事。詩上面說的‘開導老百姓（“誘民”詩作“牖民”）十分容易’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敔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sup>樂書作醕醑酢也</sup>，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sup>樂書此處有“此”字</sup>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sup>樂書无“之”字</sup>序也。

【今譯】“（現在再回到‘德音’的問題上面來：）——然後“聖人”做成鞀、鼓、柷、敔、壎、篪<sup>⊕⊙</sup>等樂器，這六種樂器，都是發生‘德音’的音的。（有了這六種樂器）再加上鐘、磬、竽<sup>⊕⊙</sup>、瑟一起演奏，干、戚、旄、狄<sup>⊕⊙</sup>合着樂舞蹈。這樣就可以用來祭祀先王的宗廟了，就可以用來接待賓客增進友誼了，就可以用來使得官職大小、身份貴賤都符合分寸了<sup>⊕⊙</sup>，就可以用來表示給後來的人知道有尊、卑、長、幼的次序了。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sup>樂書“磬”均作“經”</sup>以立辨，辨<sup>樂書“辨”</sup>

均作“别”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譟，譟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sub>樂書作“鎗”</sub>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今譯】“鐘發出鏗的聲音，鏗的聲音好象發出号令，号令表示氣勢，氣勢表示威武；所以‘君子’聽到鐘聲，就會想到武臣。石磬發出硤的聲音，硤的聲音表示節操和義氣的分明，節操和義氣分明就會使人忠心耿耿視死如歸；所以‘君子’聽到石磬的聲音，就會想到死守疆土的忠臣<sup>①②</sup>。絲弦發出悲哀的聲音，悲哀的聲音使人廉明正直，廉明正直了才能意志堅定；‘君子’聽到琴瑟的聲音，就會想到意志堅定的義臣。竹制樂器發出柔和的聲音，柔和的聲音使人團結，能團結就能把很多人聚集起來；‘君子’聽到竽、笙、簫、管的聲音，就會想到愛撫百姓的臣僚。鼓和鼙<sup>③④</sup>發出歡騰的聲音，歡騰的聲音使人活潑，人們活潑了就能一起行動；‘君子’聽到鼓鼙的聲音，就會想到帶兵的臣僚。（從以上所舉的這些例子可見）‘君子’聽各種音聲，都不單是聽着好听就算了，他們都是要體會聲音里包含着的意義的。”

① 戰國初魏國的國君，春秋時晉國大夫畢萬的後人。

② 孔子七十二弟子中的一個。

③ 指樂記中所稱道的韶武等樂。

④ “拊”也是一種節奏樂器，表面是柔軟的皮革，里面裝着谷糠，另一個名稱叫“相”。拊和鼓都是奏樂時控制其他樂器的，击拊后堂上的其他樂器才合奏，

击鼓后堂下的其他乐器才合奏。所谓弦，指琴瑟等乐器。所谓匏和笙，都是簧管发声类的乐器，匏比笙大，据说有四十六支簧管，笙一般有十三至十九支簧管。所谓簧，实际不是独立的乐器，只是匏、笙、竽等乐器上每一支管中振动发声的薄片。

㊸ 拊的别称，詳前注。

㊹ “雅”是一种敲击乐器，据周礼应雅注：雅状如漆笛（竹筒）而弇（口小身大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软皮）鞣（紧紧地蒙着）之，有两紐（系带），疏画（笛体上刻着画）。

㊺ 原文“纓杂子女”，王引之云：“纓当为纓字之誤，纓与糅古字通。（經义述聞）

㊻ “当”的意思是不失其所。“大当”在这里是一个概括一切的贊頌詞。故不譯，作为专名引用。

㊼ 概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亡（无）射等六种古代的音律。

㊽ 即宫、商、角、徵、羽五音。

㊾㊿ “德音”的意义，已在子夏口中反复说明，故作为专名引用。

㊿㊿ “溺音”是下文郑宋衛齐各国俗乐的概称，已由子夏说明，故也作为专名引用。

㊿㊿ 这两句詩見詩經周頌有瞽。因文内引用后，即加以一定的解釋，故譯文中未譯，現在譯在这里，以供参考：“肃敬和隍的声音应和着发声，祖先都在听着。”

㊿㊿ “鞀”也写作“鞀”，小鼓。“柷揭”另一名称叫“祝敌”，都是木制的敲击乐器。祝（柷）的形状象方斗，上宽下窄，深一尺五寸，三面木板的中間都鼓起来，以便敲击发声，击柷表示演奏的开始。敌（揭）的形状象伏虎，背上有二十七个锯齿，用木棍平刮这些锯齿来发声，刮揭表示演奏结束。“甬”是土胚做成的陶制乐器，比鸛蛋大一些，形状象称锤，上尖下平中空，頂上一个孔是吹口，另外前面有四个孔，后面有两个孔，按孔变音。“箎”（也写作箎）是竹制的管乐器，除头上的吹口外一共有六个孔，和现在的横笛一样是横吹的。

㊿㊿ “竽”是簧管类乐器的一种，比笙大一些，有三十六支簧管，长四尺二寸。

㊿㊿ “狄”和“翟”通。“翟”是野鸡毛，是文舞时右手拿的。

㊿㊿ 古代作“乐”时乐器和舞列的多少，都按照尊卑貴賤的等級有一定的規定。所以演奏古乐，能够使“官序貴賤各得其宜”。

㊿㊿ 原文“号以立横，横以立武”，郝懿行云，“按：横音古曠反，古通光。”又云，“按：馨馨古通”。（郑氏礼记笺）

㊿㊿ “鼙”（也写作鞀）是帶在馬上打的小形的鼓。

## 賓 牟 賈 篇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樂書作“答”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樂書作“永”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樂書作“答”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樂書作“答”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樂書作“答”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樂書作“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樂書作“答”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襄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今譯】賓牟賈坐在孔子的旁邊，孔子和他談着談着，談到了“樂”。孔子問道：“你說武樂⊖ 开始前总要击鼓很久是什么意思？”賓牟賈答道：“是怕不能吸引大家吧！”“曼聲地歌唱，是什么意思呢？”答道：“是怕大家不到所以要长叹吧！”“一下子就举手頓脚、勃然作色、表現出威武的气概，是什么意思呢？”答道：“想是到了應該表現伐紂的时候了。”“武舞中間、好象跪了下来、可是右膝着地、左膝不着地，是什么意思呢？”答道：“不是武舞中應該跪的。”“聲音中間有很多商音，为什么呢？”答道：“不是武樂中应有的聲音。”孔子



道：“倘不是武乐中应有的声音，那又是什么声音呢？”答道：“这是乐师們<sup>⊙</sup>傳授的錯誤。倘不是乐师們傳授的錯誤，那就是武王的意志已經衰頹了。”孔子道：“就是我听到蕢弘<sup>⊙</sup>說的，也和你說的一樣。”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已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今譯】賓牟賈赶忙站起来，立在旁边請問孔子道：“关于武乐开始前总要击鼓很久这件事，那是已經談过了。請問武乐存在得这样长久、甚至好象不再发展了，那是什么原因呢？”

子曰：“居，吾語女乐书作“汝”。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乐书“分”后有“陝”字，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乐书作“四”伐，盛乐书此處有“振”字 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今譯】孔子道：“坐着，我来告訴你，所謂“乐”，是反映已經完成的事物的。舞队拿着盾牌穩重地站着，是表現武王对待諸侯十分庄重的形象。举手頓脚勃然作色，是表示太公威武的意志。武舞到行列散乱时大家都跪下，是表示周公召公用文止武的意思。再講到武乐的結構，第一段表示武王开始到北方去伐紂，第二段表示灭掉了商紂；第三段表示凱旋回南；第四段表示南方各小国的服从；第五段表示周公召公分列在武王左右輔助着治理国事；第六段

从头反复后結束，表示国力的强盛和天子的尊严。舞队两面振响着木鐸、四伐（八种刺和击的动作）构成一个小段<sup>⑨</sup>都是表示中国的威武的。按照舞队行列分头前进，表示这样的用兵可以提早得到胜利。舞队长久的站在一定位置上，表示武王在等待着諸侯的到来。

“且乐书此处有“夫”字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后於蓟，封帝堯之后於祝，封帝舜之后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后於杞，投乐书作“封”殷之后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乐书无“之”字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乐书无“之”字桃林之野，而弗乐书作“不”復服；車甲衅乐书作“𡇗”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乐书作“苞”之以虎皮；將帥乐书作“率”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乐书作“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乐书作“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冕而摠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乐书作“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今譯】“再說、你难道沒有听到过流傳在牧野<sup>⑩</sup>地方的傳說嗎？据說：武王打敗了殷紂到达商的都城前面，沒有等到下車，就

封黃帝的子孫在薊的地方，封帝堯的子孫在祝的地方，封帝舜的子孫在陳的地方。下車以後又封夏禹的子孫在杞的地方，封殷商的子孫在宋的地方，修建王子比干的墳墓，把箕子從監獄裏放出來，使他訪問商朝懂得禮樂的名叫商容的人、恢復他原來官職<sup>①</sup>。對‘庶人’減免紂王時的苛捐雜稅<sup>②</sup>，對‘士’<sup>③</sup>增加紂王時減少的給養。渡過黃河到西面以後，把馬放在華山的南面，不再要它們拉戰車；把牛放在桃林地方的原野上，不再要它們為戰爭服役。把戰車鎧甲收藏在庫房裏面，不再使用；把干戈等武器倒放過來，用虎皮包裹好；把武將和部队的統帥，都封作諸侯，叫做‘建囊’<sup>④</sup>；這樣一來所有的人都知道武王不再打仗了。解散了軍隊、在郊外設立專門練習射術的場所，在左面射的唱騶首詩來配合射的動作，在右面射的唱騶虞詩來配合射的動作，這樣就可以使穿透鎧甲的射箭停止了<sup>⑤</sup>；穿著大袍戴着冠冕拿著笏版，那麼勇猛的武將就可以把劍解除了；在宗廟明堂裏面祭祀祖先，就能使老百姓知道要孝順；規定時間朝見天子，才能使諸侯知道怎樣做臣子；規定了農奴和封地的具體數量，才能使諸侯知道互相尊重；這五件事，是改變社會風氣的重大措施。供養有德行的老年人在太學裏面，天子親自卷起袖子來割牲<sup>⑥</sup>肉分給他們，拿醬類請他們吃，舉杯爵請他們喝，親自戴着冠冕拿著盾牌站在舞隊位置的前面<sup>⑦</sup>，這些都是為了教導諸侯懂得尊敬長者。象這樣的進行了許多具體措施，所以周代的教化傳播到四方，“禮”和“樂”到處都通行；這樣說來武樂的長久存在，不正是很應該的嗎？”

① 一名大武，據說是周武王所制。

② 原文“有司”是指執掌“樂”的官，如師瞽師涓師乙等，所以譯作樂師們。

- ㊟ 原文，王引之云：“唯讀为虽”（經义述聞）萇弘是周代的大夫。大戴礼：孔子适（訪問）周，訪孔子老聃，学乐于萇弘。
- ㊟ 原文“伐”是一刺一击的简称，一“伐”在乐舞中应是一个节奏，因此把“伐”直接譯为节奏。四伐應該是分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以表示威震四方。四伐一止（停一停），因此譯为“四个节奏成为一个小段”。
- ㊟ 古代的地名，在殷都朝歌的南郊，据说周武王是在这里打败殷紂的。
- ㊟ “宋·王应麟困学紀聞卷二书：乐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郑（康成）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礼乐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盖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为礼乐……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間’皆与书（經）合。”
- ㊟ “弛政”集解云，“政”当音“征”。
- ㊟ “庶人”和“士”在当时是两个阶层。“庶人”是奴隶，“士”是小貴族。
- ㊟ 原文“建囊”，王引之云：“建讀为櫜，即詩‘載囊弓矢’之意”。（經义述聞）原文作为名称，故不譯引用。
- ㊟ 郊射是礼的一种，所以习射时都要唱詩。这一段整个是表示修文止武的意思。
- ㊟ 指猪、牛、羊三牲。
- ㊟ 这一句話的意思大概是指乐舞开始前敬老的一种礼仪。附会一下，可能相近于现在招待演出的幕前致詞，和什么落成开幕前的剪彩吧。

## 师 乙 篇<sup>①</sup>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

【今譯】子貢去見乐師乙并且請問他，說道：“我聽說唱什麼歌都要適合着各自的性格。象我這樣，適合唱什麼歌呢？”

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乐书无“而”字靜乐书作“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今譯】乐師乙答道：“我是微賤的乐工，那里敢当你來問適合唱什麼歌的問題。让我為你重述一下我曾經聽到過的說法，還是請你自己考慮吧。性格寬厚平靜柔和正直的人适于唱“頌”；性格開朗闊大安靜自在的人适于唱“大雅”；性格恭順謹慎注重礼仪的人适于唱“小雅”；性格正直清廉克己謙虛的人适于唱“風”；性格坦率慈愛的人适于唱“商”；性格溫良、判斷力強的人适于唱“齊”<sup>②</sup>。

“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乐书无“也”字，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

商人識乐书作“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乐书作“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乐书作“詩”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乐书作“詩”者，見利而讓乐书“証”后有“也”字。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乐书作“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乐书作“殷”如貫珠。

【今譯】“关于唱歌这件事，适合着自己的性格才能恰当地表现内容，激动着自己、好象天地都在响应着，好象四时都因此而更加調和，好象星辰都因此而排列得更加整齐，好象万物也因此而生长得更加昌盛。所謂“商”这种詩歌，是五帝时流傳下来的，商代的人还熟悉它，所以叫做“商”。所謂“齐”这种詩歌，是三代时流傳下来的，齐国的人还熟悉它，所以叫做“齐”。懂得“商”这种詩歌的人，对事物判断得很快。懂得“齐”这种詩歌的人，遇到利益总証給別人。对事物判断得很快，是勇敢的表现，遇到利益总証給別人，是重义气的表现。这种勇敢这种义气，不通过詩歌怎么能体现出来①呢？所以歌唱，声音向上进行时激昂慷慨②，声音在向下进行时低沉压抑③，声音进行得曲折时清楚得象要折断一样，声音进行停止时沉靜得象干枯的木头一样，一切进行中的微小的变化也都合乎規矩④，声音接連着进行时，字正腔圓就象貫穿着的一串珍珠⑤。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乐記乐书在“也”后均有“予賁間乐”四字。集解云，“古书篇題皆在篇末，此失于刪去”。

【今譯】“所以歌声对于要表达的内容來說，只是把說話的声音拖长些罢了。有意思要表达所以要說話，普通的說話不足以表达的时候所以要拖长了声音來說，拖长了声音还不足以表达的时候所以要加上感叹的語气，加上了感叹的語气还不足以表达的时候，所以就不知不觉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跳起来了。”

- ㊟ 这一篇是按照礼記乐記后附录的兴国本和史記乐书校勘抄录的，乐記正文錯杂处很多，郑玄注中即說“此文換簡先其次”。事实上根据郑玄所注的前后重新排列的話，正好就是兴国本行文的次序。
- ㊟ 本段所謂“頌”“雅”“风”，大意已詳前注，“商”和“齐”文內自有說明。  
“雅”分“大雅”“小雅”，詩大序：“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兴也。正(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 ㊟ 原文“非歌孰能保此”，郑注：“保犹安也，知也”。俞樾云：“知当为和”。(群經平議)
- ㊟ “抗”应为“亢”，亢声而歌，当是慷慨激昂。
- ㊟ “队”应为“墜”，歌声下墜，当是低沉压抑。
- ㊟ “倨”是微曲，“句”(現写作“勾”)是曲，这两个字意义相通。“鉤”和規相通，和矩連起来就是規矩。孟子“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原文这两句是一个意思，故即譯作一句。
- ㊟ 原文“端如貫珠”，郝懿行云，“按：端緒也”。(礼記箋)俞樾云，“端当讀为轉”。(群經平議)